

过去的海

张羞
文字集

"the past sea"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目 录 *CONTENTS*

1~125

过去的海
The Past Sea

我把水桶打翻，
污水印入地里消失，我恍惚仍是我，在摸象。
停在夏天不动的风发沉发闷，
从山顶看去，
一片海过去了。

——题记。

缪斯，女神仙代词。

我的缪斯无非是大慈大悲观世音大士。

佛龕洁净，

但真的清静？

我没有过去。现在就在过去，我在
海的外面。

——题记二，晚餐也很重要。

下一次。

咖啡。甜腻的下次咖啡。

过去的海还在现在。

一直永远在现在。

茱迪的弱拖鞋。

行为。

每天的这些词语，茱迪的每一天，比马拉松新鲜的这些每一天的词语。每一天的茱迪。以此类推。

下次咖啡不要加糖。

是的，他们还在搜索是的。

绝对是。

绝对无须反复。

——题记三，茱迪。

1986。

——题记四，一把椅子。

拜访它们。
椅子，
树木，
缸，
一条河，
叮当响的钵，
在拜访路上顺便拜访
当地的天空，
淌水过河，
一些限制级想象，
腌制一坛萝卜。
保持基本礼仪很重要。
傍晚前，速回。

——题记五，游记。

引申。

一团毛绒绒的引火物。

一根导火线，

有十里路那么长。

发生了什么？

有什么没有正在发生。

有什么已经远远发生并且还在现在，有什么呢。

发生的电波。

电台主持人肖恩的蓝色袜子。

缓缓升起的庙。

立地升天的方丈。

裴坐在门槛上嗑瓜子壳，望着鸡群。

一场过度引申导致世界是各种总统的，他们永远晚熟，
年轻，不死。

空气。

并且词源不详。

——题记六，一个提示。

这是一支你需要的大水，
这一点不会轻易改变。
你从来不是一种连续改变的后果。
现在，朝另一个方向说，这是一片树叶。

——题记七，过去的海。

(一)

一把椅子。

她想，她有时是

一把她坐在椅子上的一把椅子。

她有时坐在一把四脚椅子上，

不饮水，

只是使劲感到奇怪。

(二)

她去卸载烟缸

(中的灰烬)感觉这是否又是迟到的一天。

(三)

是的，是。

——题记八，迈阿密沙滩。

翻开词典。

看看“过去”“海”。

弱引力无处不在。

如此丰盛的词语堆在一起，闷热的夏天。

茱迪，

海已经过去了，茱迪。

这个夏天会过去。

——题记九，丢在阳台上的新华大词典。

一次每一次的停顿，每隔一次
漫长的停顿。
回忆停顿。
少许的呕吐，
是否是一种特权。
就作为一种比较激进的作风也好，
要是范围合适。

——题记十，午餐。

午后。
满河的河水，
一直延伸，
流淌，一直朝前

超过自身的
一条满河的水。
这其中堤岸起到的作用
是河水自身造成的。
想起一条河水，
没有堤岸，
星期五。
星期五我在利物浦（打捞沉船）。
走在机耕路上，茱迪，
在一个星期五。
茱迪与鸬鹚。
走在星期五的云，
稍候。
午后的乌云因大量生成而蔓延。
我们多少有些不喜欢云的那种余味。

——题记十一，衰退并撤销。

云。

浪费的一个。

打印法。

云云。

——题记十二，茱迪的计数。

题记，尾声。

(一)

写作和政治。

比大小。

一次心不在焉的手指痉挛，一次心无旁骛鸟的叹气，一阵黑风自上而下，其次，把鼯鼠埋进洞里，用梳子。

一把蘸过水的梳子。

水母曾经统治过我们，现在，直到永远。

大的和小的。

(二)

茱迪。

硬头颈茱迪。

比鹅硬。

穿着拖鞋茱迪在机耕路上闲逛山水直到永远。

茱迪硬起头颈来是真硬，没完没了。

过去，茱迪总是超对。

(三)

过去的海。

那里有一片过去的海，

茱迪。

那里在那里，不动，直到永远，那里。

大海也在那里。

范围宽似海的大海。

(四)

什么。

发生了什么？

都过去了。

有什么是过去没有正在发生的。

过去的过去，接着过去，都会过去，茱迪。

过去的海。

(五)

一条鲸鱼。

过去，我总在海上打捞浮游生物直到永远。

而茱迪总是茱迪

——一条鲸鱼的名字。

The Past Sea

夏天的树叶
Leaves in Summer

诗

夏天，树叶。
在社稷 / 香火主义。
并不真正拥有这些树叶的夏天。
夏天无疑是盛大的季节，它甚至
无法拥有自己。
整个夏天，
我们，树叶
待在一根树枝上。

第一章

夏天，以及

树叶。

一根树枝。

一些树叶在夏天，

这些是这些。

这些正是我们。

另一些在另一根高高的树枝上，过去

我们也吃树叶，以及

树皮。

以及夏天漫长，我们总在休息。

在一根低垂的树枝上，

总是最先被发现

我们是树叶。

而这些才是真正的树叶，

还远远不是我们。

但正是我们

最先发现了这个夏天。

漫长的夏天，以及只有在树枝上
我们才知道我们是我们
不是树叶。

第二章

夏天。
大夏天。
盛大的季节。
盛大的传统。
我们夏天。
我们传统以及
盛大。
在社稷 / 香火主义。
夏天的这些树叶离开我们。
我们的树叶。
以及其它一些细枝末节（从此处看去）
夏天茂密的树叶

在树枝上。
每一个观音慈悲大菩萨，依次，
谁拥有谁，进进出出
谁是谁在树枝上。
又是谁在夏天，
在一泡盛大的传统中。
零食和烟火不要放在一起。
(从另一处看过来)
一些树叶正好在树枝上。
是树叶，
不是我们。

第三章

我们在夏天。因为疲劳，
夏天不在我们的范围。
夜晚，我们休息。
并不真正拥有这些树叶的

夏天，无法拥有我们。
这些树叶如同我们。
明显的夏天。以及我们
也许知道我们是谁？在树枝上，
我们已经错误地知道我们
不是我们，这些错误
比这些树叶更明显。

第四章

夏天无疑是盛大的季节，它甚至
无法拥有自己。

它无法拥有一片树叶，两片树叶，甚至三片以上的树叶。甚至整体的树叶。它有的只是盛大，辽阔，以及虚头巴脑至高的空无。但毋庸置疑夏天始终盛大，树叶茂密，那黑黑的树枝高高地伸进天空，但它无法实际拥有自身，这很遗憾，就像夏天中的一阵风，我们站在风中，我们有比夏天更宽泛的范围，在一根低垂的树枝上，我们休息得

很好，树叶在风中摇晃，我们因为疲倦而休息得很好。

一直到夜晚全部黑下来，我们才从树枝上掉落，拍拍屁股，走开。

毋庸置疑夏天的盛大。

作为一种季节性气候，有时作为一个季节本身，不在我们的（以及平常讨论和使用的）范围。

夏天，我们站在有风的地方。

小小的我们。

疲倦。

我们最后会走开。

第五章

整个夏天，我们，树叶，
待在低垂的树枝上。
也许它是同一根树枝，
不同的是我们，而不是树叶。
或者不同的是我们，但

是同样一些树叶在树枝上。
而我们又什么不同？如果我们
只是我们？在疲劳的夏天，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分清
这其中的区别。我们放弃过
多次，因为对称，我们将继续放弃。

七月写作计划

Plan Writing in July

张临的暑假开始了。

明天是七月！

或者要到后天，今天才 30 号，六月，上午
我们去城里换了护照。暑假是
孩子们的季节，而我有的只是淡季，
或旱季什么的，都行。这几天雨季刚结束，
午饭后我趟在房间地板上，吹吹热风，
翻翻书：一本纽约派诗选。仍旧
有一点亲切的感觉，不多。也许是我
上了年纪，对诗没有以前那样热忱，
它们消耗了我太多，过去每一天，我都在
写作。不过我已经很少想写作这回事了。
我需要计划。我老早写完了一生的
十七本书（八本诗集，九本小说），还有
多余的书在那儿，就上半年，我就快速

写了《裴》的福音书，诗集《山水画框》
《坍缩》《扭曲的意图》，还复活了
老家的一个方言词《派拉 Fei 头》：请原谅，
四声，手机上没有这个汉字。

用了满满

一百页文字：而那只是一个村里人

浣洗衣裳的溪滩。我的写作计划从来是
随机到访的，作为一个写作师傅。

炎热而总是带着童年难熬记忆的暑假，上午
写了一小段东西（它是什么？），现在
玩会儿牌，睡过去，缓缓消失。

郭富城
Aaron Kwok Fu-shing

(一)

下午的月亮荡在天空的空荡中。
对我的影响远
小于
这厅百事。

(二)

附近，水深危险。
河面上，
那个增氧泵
像欧洲宫殿门口那种喷泉。

(三)

喷泉的用处是什么。

(四)

一九九四年已经好远好远，富城，
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并且该去哪儿
去哪儿。
忘了我也不知道。

邻居 *Neighborhood*

(一)

好邻居。

有些邻居时好时坏。

为此，邻居们

时常感到抱歉。

邻居的鱼池。

池。

一个水池。为此，

常常感到抱歉。

(二)

邻居在割草坪
一个鸽子鸟停在屋脊不飞
我坐在阳台冒烟雾此刻夏天
法律与鸟
也就是说不动与自由
茱迪从未把不喜欢的句子写进书里
总会有些地区运气差长期处于某种糟糕现实
不知道在活些什么但还是得活
有时，送一头鸟去淮安
比如电影《梁山伯与茱叶丽》
海滩上，一个酷儿脖子上缠着彩色电线
准备好了他说随时可以通电

——题记

(三)

为此，我常常感到抱歉。

我没有目的。
有邻居，
但无目的。
为此，我常常
站在阳台上
往下看着邻居院子里的海。
写完了。

（四）

一个好邻居有好篱笆。篱笆是共享的，因此，篱笆两边都有好的但不重要的邻居，为此邻居们常常感到遗憾。常常在尖桩篱笆上晾着衣裳、皮管、竹篮，在篱笆下种植爬藤，有时一只黄鼠狼从穿过篱笆，来到鱼池边上。

必须有。

必须常常感到遗憾。

一只鸟雀常常停在屋脊上，翘起鸟头，不动。

为此，它必须常常感到遗憾。

因为什么。

鸟自身并非目的。

（五）

茱迪从未向邻居说过一句她不喜欢的話。

茱迪不喜欢鱼池，喜欢开电油车兜风。

为此，茱迪早晨起床后趟在沙发上叹气，喝咖啡。

邻居的院子里长着一株树木，结了一些果实，像但不是柿子。

从落地窗户看过去，邻居格蕾丝夫人还在睡觉。不，格蕾丝已经来到厨房，坐在餐凳上抽烟，望着炉火上的咖啡壶。在亚利桑那州南部的图森，格蕾丝和丈夫贝弗莱德住在那里。在矮脚鸡东街最边上的那幢房子里，茱迪一直记得。荒漠上的图森常年干燥，很少下雨。

为此，茱迪一直记得。

（六）

无论什么。

现在时好时坏。

为此，遗憾常在。格蕾丝从池子里捞出那个没救的鱼，把它埋在那片爬墙藤下的土里，为此，土地的肥力得到增强。

邻居有一部微型割草机，那个马达声很响。

（七）

为此，邻居站在院子里，突然不动，休息。

格蕾丝在篱笆那边晾衣裳。

每个早晨，她得呕吐几回。格蕾丝病了，也许。她喜欢雨季，格蕾丝常常为图森没有雨季而感到遗憾，格蕾丝总觉得遗憾常在是不可避免的，她有时很早就起床了，坐在厨房里，穿过窗户看着外面明亮的天空，在祈祷前，她会干呕几声，也许是抽烟的缘故，格蕾丝想。她很少去想这些事，格蕾丝不怎么喜欢总是光顾后院的那几只野兔。

为此，我常常感到抱歉，格蕾丝夫人不该那么胖。年轻时，只要下雨，她便会去附近的网球场练习网球。

(八)

因为什么。

远，也许是其中一个原因。

浮钓鲢鳙

Fishing Silver Carp

河水淹没芦苇

无处歇脚的一个水鸟在岸边缓缓踱步

曹子建

礼物

Present

在一只杯子依次从左至右一杯水一只烟缸
一根手表旁边的现在在这片屏幕中打上这行字在
现在一个早晨用电和人力想象和手指肌肉协同
转化现在在继续延伸的这一行字符串似乎仅在表明它
一直作为一个稍显漫长的起点只到达现在这里此处，茱迪。

纪念一位乡村英语教师
In Memory of A Rural English Teacher

开始开始
仿佛一种向前
结束
继续向前
走过桥，我们看见
不同的虎
走去不同的
山顶。

开始结束
开始一开始便在结束
便是结束的开始
开始总在开始
开始开始
开始，不同的虎走去不同的山顶。

现在开始
结束
但这次向下。

唱片 *Album*

南无阿弥陀佛。事情，是裴想正规出版一张她念经的黑胶唱片用来弘扬佛法问我有没有门路。

我不多，只有一些没有。

我叹了口气。

又摇摇头。

裴你难道忘了佛祖的话佛法是很难弘扬的是很难的。

很难很难。

南无阿弥陀佛即是一种叹气也是一种放下一种遗憾常在，南无阿弥陀佛。

山水诗 *ShanShui Poetry*

被规定的自我。
一部蓝色挖掘机。
这一部停在不远处空地上的蓝色挖掘机。
一种蓝色。
七月闷热在一个如此闷热七月。
我知道我在说话不是在思想。
是，其中一种是。
不是，那无非另一种肯定。
总是这样。
开始总是包含一种开始且向前的感觉。
仿佛国家的发明。接着，
一路袅袅来到现在。
除天空外，没有一个词清澈见底。
以及诗歌的发明与实际应用。
与施肥。

现在，8:26 分
一个上午。
上一个 8:26 分的现在还在昨天。
还在那里始终在。
跟乘法与位移没啥关系。
有限如一头湖鸥鸟。
这，是一根葱管
枯萎中。
一种植物草木特有的动作
或进程，变化。
而绝对不是抒情。
但绝对是绝对的一部分。
与错是一回事。
绝对，
稍后才是被规定了的一。
此刻明亮的现在。
一根黑乎乎的鞋带。
缺乏世俗关怀，
而总在叹气。

三鱼
Three of A Fish

题记

同用一缸水，
一种透明坚实的虚无
规定它们的移动。
一个无限大的小小世界。
总有鱼影在附近晃，
多而奇怪。
那种在一个鱼阶段费劲的悟，以及
无处躲避的眩晕。

第一章

红色红色红色。

一：红色。

二：红色。

三：红色红色。

投喂红色。

拉出红色。

透明的水缸。

费解的不可思议的无限的透明。

第二章

是杂交产生红色，还是因为遗传的红色。

都是。

都是便都不是。

有一种杂交可以产生那种浅红色，在鱼身上，无法清洁。这是一条杂交鱼与生俱来的标识。鱼可以利用光线反

射观察自身，但在水缸里，它主要是一种被观察物。这和水母不一样。水母曾经统治过海，那个过去的海。

第三章

道生三。

第四章

红色，只是红色，三条红色在水缸里游动。

可以是三条红色在水缸里进进出出。

可以是，但主要是红色红色红色。

一种红色肯定一种红色，是对红色色值的加固。

红色深浅不一但是全部颜色。

在水缸里。

水缸也是可以的。

但只是红色。

并不实际存在，颜色是一种心理感受。

在水缸中只有一种颜色，红色红色，游动的红色。

第五章

那种高蛋白混合食饵也是红色的，拉出的鱼屎也是，
这就是世界。

这是道。

这是三个杂交红鱼。

三个这，这是。

第六章

换水。

原则上，隔一天换一次。

量角器

A Protractor

许多的刻度。

延伸。

在理想情况下许多的一致。

依靠趋势汇集在许多一致的情况下的海，
过去的海。

夏季荫凉的山谷。

无法测量与描述自身的一件工具。

一个需要浮力的上午。

一种惯性脱离实际反射。

切换窗口。

修饰这些那些在包一组韭菜馅饺子时。

精神污染与云。

贩卖乌云。

乌云那逐年翻滚可观的复利。

这便是硬头颈卢照邻在朝代局限中的下场。

一路延伸至瓜地马拉。

猪蹄
A Trotter

(一)

有一种强制在
一锅沸腾的猪蹄中。
撇去浮渣。

(二)

有一种强制无处不在。
有一些浮渣，

(三)

在一锅沸腾的猪蹄中。
撇去有。

（四）

有，
就是有。
是无。
是在。

（五）

在无处不在的强制中撇去一锅猪蹄汤水上的浮渣。

（六）

在无处不在。

（七）

撇清。

泡沫洗手液

Foam Hand Sanitizer

一瓶打折洗手液。
一种浓缩型泡沫溶解剂。
一个石化瓶子。
一次发现介于走坏
和修复之间，
还拿着。
装盘后在无处置气的一个
袅袅上午。

忽然游荡至一个地方。眼前荒景如同一张厕纸。这时旧社会本就昏沉的黄昏正迅速黑下来。他想着返回。可是返回哪儿

（既然已然是一种忽然到达。）他感到刀在鞘中微微发颤，大概是饿了。伸出手指蘸了点风，尝了尝，简直相当之索然。

但风仍只是风。风的性质从未也不可能因环境而改变，因此这种寡淡无味的索然感究竟来自何处？他想起曾在机耕路上遇见过的一个官吏，精瘦，似乎胸中难免有些惆怅。他们来到路边树下乘凉，研究一番当代武艺以及其在实战中的实用性，不了了之。后又聊至诗艺。原来此官吏竟有作业诗词歌赋之癖好，常常摆弄文字典故之类。他自诩可以从江湖，树林，稻田庄稼，鸡鸭鹅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他举头兴叹道，从任何事物云雨社稷中抽取诗意并赋予文字恰当表达。说着说着便掉出眼泪水，掩袖抽

泣起来。这让他这种行走江湖荒野的大老粗甚是不解。比如风。一阵风吹过，风中难道藏有什么诗意？风只是风，是气体物质的流动。因此，他推断这人大概率是个骗子，是捐来的官。他借口去小便，来到溪边，掏出一叠地下悬赏画像，一一对照辨别，并无发现。两人的告别也相当潦草，甚至没有留下彼此姓名。他们不会再见。这次偶遇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他想。拐了个弯，略使轻功，三下两下便射失在山水间。

德克萨斯州洪灾
Texas' Flash Flooding

新闻说，有上百人
被山洪冲走
数字每天在增加
还有上百人
失踪
大规模搜寻仍在继续
有好几个早晨
我看到这个新闻
因为天气闷热
没食欲
我去冲个澡
回来坐着
准备写这天的诗

在过去的十五分钟
In The Last 15 Minutes

呕吐是因为什么
肺又是为什么
过去的海

——题记

在过去的一分二十一秒

一只手表在过去的一分二十一秒获得一分二十一秒。

一只手表无法存储这获得的一分二十一秒。

一只手表的时间永远是最新的，易逝。

一只手表不占有时间它只是对自身数数，玩。

一只停着不动的手表对抗这种易逝，一只无需时间用来延展的手表，一件不是的器械，一座微型的寺庙，在过去的一分二十一秒仿佛停留在一种固定精确的范围中，有十里路那么长但只有一分二十一秒。也就是说，这一分二十一秒已固化不变，以及过去了而不在。

在过去的三分钟

茱迪坐在马桶上，冒着烟雾。

对岸的火。

世界投下了十万吨弹药。
有些是过期的，勉强还能使用。

在过去的一分钟

汗。
甜蜜的汗水。
饮水。
送一头鸟去淮安。
过去的海。
一件镀铬的塑料件。
近处的勾践。
一根雷鸣火箭的升空（约等于一个立地成仙的尼姑）。
饮些水。

在过去的一天

昨天，过去的一天，过去了，是在昨天。

一个清晰的概念昨天已经过去了，不再清晰，不再活动。

我把鱼捞出水缸埋在后院那株梨树下的土里并不是出于一种好奇，安慰，或走个场。

这没关系，去不去海边都可以。

跳绳
Rope Skipping

拍昏一只苍蝇，
丢进鱼缸。
漫长反思这种行为。
并且假设一个人已经
活了一万岁。

拍昏一只苍蝇，
丢进鱼缸。
漫长反思这种行为。
并且假设一个人已经
活了一万岁。

拍昏一只苍蝇一万岁。

清蒸鲈鱼
Steamed Perch

一个暂停键。

线充。

此处脑壳冒起烟雾。

方法，专注与标准意象汇集。

时而猛攻几下。

鲈鱼在一个如此严格的下午。

上升时也有东西脱落在

夏天玄谈庙聊起

虎的突变，考虑到

每一部分

也是必须的部分。

个人敏感词

Personal Sensitive Words

天气（在缸中）

鸟（搬运）

旧社会（发霉融化）

午餐（钉子）

香火主义（一种糖霜）

尼姑与降落伞（炊烟袅袅）

在星期五（在哪儿？）

一坨堕落的肉末（大天使）

肩上披着海带

（含适量碘元素）

语法（规矩）

竹林，以及必然

（虎）

一个高地狍狍（磨磨爪子）

蝠鲼（魔鬼）

捻（一种非洲大羚羊）
鸬鹚倒插在路中央
（不动与自由）
再会（再会）
漏斗和
拐棍（约翰的一根拐棍）
这些
（就这些）
下沉（福克纳）
水的沉没。

平原上的凸起物
A Bump On A Plain

在丘陵山区我长大。
在这里我看见平原大地上江湖交错。
这有什么不同？
我又有鸟的不同。
过去的海。

这年头，有些话不能说
You'd better not talk now.

不能（也不敢）说的话
闷在心里
变烂
声音一天天减弱
弱到无法再放大
从嘴巴说出
抑或在脑壳中
转化为对应的词语（请注意，
词语并不会自己说话，
发光。不要相信那种写诗的骗子）誊写在诗里。
这样，我们便只好通过修辞说，
这里有一片过去的海。

过去的海
The Past Sea

作为一片海（一大群蝠鲼萦绕）
它已经过去了
出现在（我的）诗中
相当于我没收了它

室内口技

Indoor Verbal Game

(一)

浏览艾略特《废土》。

(二)

茶几上，水缸中三个小红鱼吐着泡泡玩。

(三)

现在是骄阳七月（农六月，闰，
一个徽宗的下午，17:02 分，湖北。）

(四)

埃兹拉，你的东方（哪里是中心）
至今神秘而疲劳。不，不，
你丢下拐棍，说，再加两磅！

首先
Firstly

鲈鱼！

走去生鲜市场我想着要买的鱼。

一个少女从对走过来，手上

小心捧着几个鸡蛋。

走起路来像我的小脚外婆。

真美。

哦，妈的，我的心

融化在夕阳中。

电工迟到或不来了

The electrician is late or doesn't come.

像云，

要是那里非得像点什么。

那里没有什么东西，

比一支水

更解渴。

被唐诗污染的假通灵者，海草的一种。

可以肯定，作出如此判断

是超出了计划的。

但又无法避免

一场迟到的午睡，

你返回云。

稍后，你会看到人生的涨落

在一块自行熄灭的电脑屏幕中，

那是一片乌云。想一想，

谁见过你，什么方法可以搬动它，现在，

要不把晒在阳台上的茶叶罐拿回来。

死兔 *A Dead Hare*

兔子是四仰八叉躺着的。

它抽动了一下（仿佛一个假动作）

在这一下动前的

很长时间

它完全没动

这一下动完后

很长一段观察时间内

它没动

一个单次的动作

并没有形成为

系列的运动

这是一个奇怪的事件

仿佛毫无必要

在印度尼西亚一块没有名字的
荒地上，一只死兔
无增无减。

翰林哀诉
Hanlin's Jeremiads

(一)

大水中的苦力
无情水火棍长出蛀虫
李子要冷藏
才好吃
又过了几年有余
还是没学会分餐制

(二)

知了在河边歇斯底里
云不像云
这年八月过后是八月，八月过后
还是八月
衙役返乡建设
昏沉中踩到了蛇

（三）

而你问，银子有何用
一把米又有何用
一片海何用
海过去了，何用？
何，表示什么、为什么。
危险的语境，
空留一抹泡泡。

(四)

鸟飞过天空拉下长屎
鱼群回溯还在长江中下游闲逛
是花朵，开放后无非凋谢
野兽（虎的一种）在原地打转迷惑自身
隔夜文人一边打算盘珠一边填写诗词
推开门窗，看见潜艇还没下水因为总在漏气

(尾声)

呜呼，
唉，哀，
仰天，撕袖，跺脚，磨牙
声声哀叹中沉思，反刍，
反刍与沉思。

蝠鲼

A Manta Ray

在汉语中，这里，我常跟一头蝠鲼混一起。

鸟是另外一桩事体。

但主要是鸟。鸟总在说些叽叽喳喳鸟语，很难对得上它那种频率。这里（汉语，或黄昏），鸟是单数形式。况且在汉字中，鸟的笔画遭一定程度减损，尤其重心变得不稳，在穿过那些黑乎乎的日子时总在昏厥与返回，所幸它与别的事物几乎没有发生火并。

它总是躲在离题不太远的树冠中避雨，担心一直停在那儿不下的雨会一直下不完。

很多年过去了。

今天大暑，院子里凉快异常。

午觉

A Long Nap

午睡，午觉，一次拖延很长的睡眠，有三十里山路那么长，以及我感觉还很弯绕。我是怎么知道的。我醒来即回到此刻。仿佛等于说我此前去了某个什么远的地方，那里有什么，山水相连，是哪里？那里便是哪里。我在那里。我感觉笼统而漫长，一直在那里来来去去，似乎很忙，曲折，疲劳。在那里我总是很急。抱着一只玻璃水缸，三个红色杂交小金鱼在抵抗水的晃荡，它们在水里很干净。我也许在找一片可以放生它们的乌云，一片潮湿的乌云，我跟着云走，追云。天空中有且仅有一片乌云，我老早知道这一点。我一路上回忆，想我写过的那篇《乌云》，为何在空荡而密集的天空中有一片乌云。我找的便是它。它适合放生鱼类，我想。这是任务。我走了很多很多树枝茂密的山路，来到荫凉的溪谷里我坐下休息，简单堆起一个石头灶，升起小火。我饿了大概。我去溪流石头底下徒手抓来几只螃蟹，都是母蟹。把壳掰开，它们的脚爪还在那儿挥舞抓

耙。它们就这样迅速爬回溪流中，躲进原先的石头底下。壳背丢在溪滩上。我的金鱼呢。我不见了的金鱼呢。我突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我到处不见的金鱼突然妈的不见了。我对着溪流对岸的山丘喊，我他妈的放生的鱼呢。我很小。感觉很累，我只有十岁。同时感到无限委屈。我把鱼缸倒扣在脑门上。这样一来，我透过玻璃看附近的東西，它們放大了許多。還能聽清喘氣聲。真是個好玩意。但我從小就知道我妈说过，梦通常是反的。我就站在那儿，想了会儿我妈，感觉她已经很老了。

法国万寿菊
French Marigold

一天。

每个一天。

每一天。

在每天的每一天每一分钟，穿干净衣服。

一个人的形成和散去。

在每一分钟，须臾和少顷，刻舟。

过去的海。

茱迪在每一天，在那里。

脑壳里。

还是这里，此时这些，在每一天此刻喘着气，形成后
缓缓散去。

有些是云。

烟雾。

有些是不灭的泡泡。

在每一个清秀方丈眼中的优质油脂。

平时也吃些挂面。

其中，有些是法国人。

有些鞋子是法国人制造的。

茱迪有一双这样的鞋子。她说，你知道金盏花吗，就是万寿菊。就是金盏花。就是万寿菊和金盏花它们是一样的植物都是万寿菊。

知道，但没印象。

也许见过，见过吗？

也许没。

也许只是也许，也许知道或不知道没大的区别。

茱迪说见过金盏花并且知道它叫金盏花的人从不会忘记这种植物的名字和这种植物，就像茱迪说茱迪是一条鲸鱼的名字她从没忘记这个但从没实际在海上见过这样的一条鱼一种哺乳动物并不意味着茱迪就不是茱迪。她们过两天要去度假，在一部邮轮上，海上。

金盏花和万寿菊什么的。

有些法国人没穿鞋子在沙滩上散步，捡垃圾，挑拨从海里冲上岸的软体动物，有一个波多黎各小姐在那边度假。

波多黎各小姐是个农民，讨厌整天吃玉米。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她每天都在吃玉米糊，烤焦的玉米粒，玉米卷，喝美国可乐。

每天都吃。

在法国南部的每一天她只待在海边。

她喜欢海。

喜欢也是一种综合判断。

波多黎各小姐喜欢浮在海上的那些鸥鸟。

海和海是一样的，这就是世界。

在海边的每一天她在沙滩上数鞋子，那些五花八门的拖鞋、沙滩鞋，她自己也有一双。她从老家带来的这双凉拖鞋是中国广东产的，但是法国品牌，这就是她来法国度假的原因她想，她已经是一位波多黎各小姐她就不再是一个农民的女儿，离开了那种遗产，波多黎各小姐现在属于世界。在法国南部，她爱上了咖啡，和散发在法国女孩们身上的那种气味。那里有很多非白人也在沙滩上。

在世上的每一天。

茱迪每天出门上班，穿各式各样的乐福鞋，过尼姑般粗糙的日子或尼姑般的粗糙日子，谁都不会在意。

日子是一样的，每一天在每一天，就像苹果这个概念落在一只苹果上。

不像一种花，每一天只有日期没有名字。

所以所以日子是一样的这种结论也只说明日子只是一种序列而已。

是缓缓形成的，接着散去在每一个日子茱迪总想着去看海的日子。

这很奇怪。

人群的形成和散开。

奇怪总是很奇怪，在每一天。

因为日子在每一天的感受大同小异。

无论在波多黎各，香港，尼加拉瓜，斯里兰卡，刚果，有的地方有海，有些没有，但是一样的粗糙，松弛下垂。

无论是不是在波多黎各。

世界各地的海总是联结在一起。

因为世界大同，只剩下中心和边缘，因为离心力的缘故太过边缘便容易被甩出。

茱迪知道她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她可不想当一个古代的圣贤。

就这样，每一天，每一个日子是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一样的。茱迪知道，每一天，每一个海在一天一天重复过去，每个人的注码大小是一样的，没必要为此冒险。

这就是茱迪。她不但知道万寿菊，去过遥远的刚果（金），茱迪还知道，每一天像苹果落在一只苹果上，不可避免，在每一天是一样的，但衣服必须干净，拥有一双舒适的鞋子会让她感到愉快。

既然花朵开放后会凋谢，海也会过去。

第一章

一双舒适的鞋子会让她一整天感到愉快，如果她是茱迪本人，如果茱迪正是茱迪本人，如果只是一次如果。如果雪糕。依次类推。

第二章

一个花朵在空气中开放。

第三章

一个花叫什么它就是什么，一个花只有一个。

万寿菊像一种菊花的名字那么它就是一种菊花。

这就是世界。

缓缓形成，缓缓散开，像一个花朵那样，一群人散开去。

一个花叫什么都行，万寿菊或金盏花或马蹄花。这也是世界。

在法国南部，人们叫它万寿菊。

一个波多黎各小姐在那里度假，看海鸟，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来自波多黎各乡下。

一个花是什么花它就叫什么花。

万寿菊就叫万寿菊。

波多黎各小姐知道她是波多黎各小姐，而旁边的人不知道，她们在沙滩上散步，晒黑皮肤，喝各种颜色的饮料。

有些是法国本地人。

大多数不是，跟她一样是外来游客。

她跟她们不一样，她是波多黎各小姐，她已经属于全世界，她略微有些下垂，看着那个特别长的大脚指头。

波多黎各每年产生一个波多黎各小姐。

每天，波多黎各小姐会去沙滩上躺会儿。

在法国，万寿菊是一种菊花，它就叫万寿菊，不叫法国万寿菊。

法国人总是很骄傲，过着优雅安详的乡下日子。

在法国度假的波多黎各小姐也是。

步行薯片
Walking Crisp

薯片

现在，你有一片大波浪薯片。

一个摇滚歌星回家了

天黑着，
用来喂牛的干草天黑着。
像一根黑人的扁担。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

岛屿

与足球。

印度尼西亚的足球。

现在

又是现在，

美国。

一片树叶

所有树叶中的一片它是。

移民驱逐

他们在驱逐移民，云。

一片树叶和下午，他们在驱逐移民。

所有云。

所有云中一片它是。

阿门

一个人们。

你能谈谈佛教吗？

我抱歉，
我们不熟。

芬太尼

可卡因
已经过时了

我思念的城市

总在下雨。

疾走罗拉

一部在法国摄制的法语电影。

贺佳节万事如意

迎新春百福呈祥

加沙地带

从太阳射出的光线要八分钟才会到达那里。

翻斗车

一部翻斗车。

或，一部

翻斗车

停在那里，事物中并无思想。

热风
Hot Wind

一阵风止于此。
在它到达前，一些难堪的日子
已提前守在这里。有一些
难堪的日子专属于我们。
对此，邻居们总在感到抱歉。
这没什么。这只是我们不久前的
记忆。我们不是风。午餐后，
我们只是坐在水缸里，在等风
达到后重新确认自己是谁，是否
孤独，仍在起源，或是否早已停滞。

豹，读槐树新诗集
Panther

我在马影河
荫热无风的杨树下钓鱼这是下午的事
这不重要。在不重要的河边，
并没有豹子晃来晃去。
一只纸折的豹，
纸豹，
是一张什么纸。
在自然区域，豹谨慎，
很少被人发现。我把
钓回来的鱼拿去
喂了鸡，
留条小的养在水缸。

过去的海

The Past Sea

一定要过去吗。

是，一定。

——题记。

是谁，

什么，

在过去。

忽明忽暗，

海。

过去了吗，海。

是谁，

什么海。

是的。

是，

一定。

一定如此便是什么，一定便是谁。

接着他便又空牢牢接住了什么。

只是为何总在忽明忽暗，

海，为何总是如此沉闷似海是些什么又如此一定。

现在，

接住它。

无论谁，什么，海，

过去了。

过去的海。

过去的海。

是过去的海，一定。

海过去了，又沉又闷，不再在这里

(而原先它在那里)。

如此便是一定。

一定会过去的，

海。

在那里，漫长遥远因遥远而漫长的光线射在海上，滋生水中的蜉蝣朝生暮死。

那里便是在过去，海。

在一片过去的海那里一定是。

那么谁又是什么在那里在搭腔，空牢牢，忽明忽暗，如此不及，如一片海的过去。

海，过去了。

毕竟。

那么什么又是谁并且也过去了并且忽明忽暗但仍在那里并且毋庸置疑一定是，一定。

但首先。

首先，请不要随意搭话。

首先，不是谁，什么，在过去。

谁也不是，

什么也不在过去。

不。

什么。

不。不，不并不是在否定。

不，

是肯定的一种。

不，是。

无非这样海。

不，

是海。

是什么。

但无非过去了。

海是这样的，

一定是。

不。

不可能在过去（又遥远，又沉闷

以及总在忽明忽暗。）

或在过去的过去（仿佛在没有鸟以前），

过去的悔悟，

过去的海。

一片海在那里。一片海过去了没有谁空牢牢接住，它沉，总在内部涌动。而在平坦的海面上，一些零星漂浮物散落在那里

（他一一数着）。

而海在过去，毕竟，
一定。

不，它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化。

毋庸置疑一定。

并且肯定一定是落后的，无论什么，抑或甚至海，不可能实际返回已经过去的过去。

他因此在此。

不可能是一片过去的海在此，
不是。

在此刻此地，忽明忽暗，谁，什么，
统一不在那里。

那里只是海的一片。

其次，那里，在过去的一个地方，
有一片已经过去了的海。

光，
射在海上，
那个地方便是海是什么，
忽明忽暗。
但一定那是在过去的
一个地方，
并不在这里。
是他在这里牢牢接住它们。
海也是。
海毕竟也在那里，
在过去。
那是一片过去的海不在此刻这里在过去。
那里已经过去了，留下一种又远，
又漫长的沉闷。
因此，一定要过去？
是，一定。
一片海因此便在那里，此刻，毋庸置疑。
此刻不在过去，
或那里。

从这里看去，过去就在那里，在过去的那里，沉又闷，
那种在在那里总是忽明忽暗的又沉又闷，明亮的光线射在
平坦的海面上。

过去的平坦，

甚至平静。

过去有一片海在过去。

一片海在那里。

在过去，不在此，这里——

尽管这里也在过去。

在过去那里的一片海，他想（但不是思想）。

只是在，并且

只是在过去，但还没

完全过去（因为什么？）。

过去总是很难。

忽明忽暗，

艰难。

一片海沉，它一定很深很深，海看不清，那些浮游生
物随海水随意移动。

而那里便是海，

并不是一件随便能接住的东西。

是海在那里，一片过去的海那是，尽管在光线下如此晦暗。

是一定的。

再其次，海是接不住的，毕竟。

它太沉，闷，

海总归变换无常。

过去也是。

过去和过去的都已不在那里，但仍旧沉，又闷，有时忽明忽暗但一定在（那里，或过去）。

那是它（正）在过去，

但还没全部过去。

但之所以海，

之所以有过去的一片海（忽明忽暗，即一种清晰的混沌），是海也会过去。

海是在那里的，在过去，一定，一片过去的海毋庸置疑在，一定是。

只是在过去的经验中，鸟飞过天空，同样过去了不再返回。

因此，（他常常想）鸟又去哪里鸟了呢。

那里已经过去了，一头过去的鸟并不在空牢牢过去。

不不，一定不。

那不过是在过去（约等于遥远旧社会？）。

而此刻这里，不论谁，什么，过去的还是已经过去的
无非已经过去（为什么有事实，这就是原因而）已经过去的
不会再在过去或返回那里，是一定的。

从此地（一个山顶，坐在庙门槛上）远远看去，那片
过去又沉又闷，一片海也在那里，在过去。

是一片过去的海。

不是谁，是海。

无论谁，什么，都不在那里。

只是一片海（与散落在海面上那些恐怖的零星漂浮物）。

但都过去了，

接住的只是海。

空牢牢地。

光线下，它忽明忽暗。

海会过去。

apple (苹果)

apple(Apple)

(一)

苹果 (有一只苹果。)

苹果 (apple)。

apple (a fruit)。

flop。

(二)

一只苹果。海，

过去了。

一只过去了的海，

一只过去。

海，
浮在水上。
一只水果苹果。

(三)
apple (an apple)。
苹果 (岸边，
有一家萍萍理发店，一九八六年)。
两个苹果苹果。

(四)
苹果唱片。
apple album。

(五)
apple 苹果。
an apple of 苹果 of an apple。
一只水果落在苹果上，
充满后，消失。

(六)

apple apple apple。

three apple apple apple。

flop。

(七)

苹果。

一个像苹果那样的东西的一只苹果，

或水果都行。

不要海。

(八)

苹果，

一种不是海。

(九)

苹果。现在，

那里有一片海。

过去了。

现在，苹果（apple），

苹果与原谅。

（十）

apple。

吃 apple 苹果。

阳台活动 *Balcony Activities*

吸尘器

我发现我在阳台上。

我在。

在我看来我在是很正常的，正常的高兴，如果我要去发现我就常常能发现我在。

这没什么可高心的。

一种在轻飘飘的，没啥斤两。

一部角落里的吸尘器，静。

这会儿是夏天。

狂躁不适合度过夏天。

这个阳台

阳台有一种坚实感。

站在这个阳台上什么都可以放大。

但那是什么，一种坚实的印象原先来自一种什么东西。

它不一定真的坚实。

不是夏天。

物理的夏天。

我有过几个虚弱的暑假。

我最早在一个水缸里学会了游泳。

那它就是一只水缸。

一滩水

阳台上有一滩水。

我也在阳台上。

我的大部分是水分。

我知道是知道（我还从小就知道身体里有灵魂这回事，
但这会儿是夏天，不是谈论它的季节。）

但感觉不到（它需要像从一块毛巾中绞出，我在喘气。

喘气很重要，一头狍狍。）

我现在有一种需求在阳台喝个百事。

在喝。

并滤出重大的水分。

充电

我常常在阳台充电。

时常也在阳台钓鱼（朝邻居家院子里的水池）。

这有什么区别。

我又有何不同。

我是一个什么地方，在一个阳台上我难道还要用铲子挖铲几下。我常常毫无节制（通常表示一年四季）在阳台上活动。

在阳台上我没有不同。

最多我只是不同于一只阳台。

我不是阳台，以及它的组成部分，就这点寥寥区别。

是相互的。

并且我喜欢在阳台上看云，饮水，

冒起烟雾，

一刻不停说话。

测量

我在阳台上高兴不高兴或反对高兴我都在。

不需要测量。

无尽的感叹

我们常常说天啊，天啊，表示某种程度的感叹。

而不说阳台啊，阳台啊。

兔啊，兔啊，。

拖鞋啊，拖鞋啊。

那是我们自己的原因。

百事

在一个喝百事的地方。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我总是在那里喝百事，后来有一天我会觉得这是我总在那里——包括昨天也是——喝百

事的一个地方我总在那里说话，看云，总在想起雨季中的哺乳动物，即便夏天也是。

阳台。

这里，那里。

有一个阳台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样的地方最好是一个阳台。

百事是一种美国汽水。

要是美国可简化为一个地方，或一种地理风貌。

我也是。

散步

在阳台枯坐。

静坐不动。

暴静。

大量饮水，冒起袅绕烟雾，即便召唤鸟雀玩。

我不在阳台散步。

没那么均匀我。

冷咖啡 *Cold Coffee*

现在，我在喝一杯
冷水溶解的咖啡。
除现在以外，我一定是在一个
具体的实际环境中喝的
这杯凉乎乎的咖啡水，
比如在一个下午快烧着的阳台上，
以及。
可以确定我
特指，而不是任何一个他人。
似乎只有这样，这一句话
(除构成它的词汇以外)
才算略微说明白好了现在，我来复述：
现在(两边都是水草)，
有一个狒狒在舔饮咖啡水。

在融园：为什么写诗的总是神叨叨的，是因为他是携带大量随机狂躁因子的诗歌存在的唯一形式。

At Ron Garden

因为，即便现在，
海也在过去。

乱拳

Random Punches

约瑟夫·梅西

每天起早

来厨房沉思，写作

最具地形反应的

青年诗人

报刊上评价他

为了抓到一把好牌，以及

更多的一把好牌

在他官网底部

有一个标准贝宝（PayPal）

赞助按钮

书写 *Writing*

因为云飘过
那个山头，
寄托在云中我们的
想法，又也许云
才是我们
一直在一起的想法。

一个跋

A Postscript

有些已经过去。有时还在现在。有些是过去了的那一些，有些难以重叠的是这一些仍在现在。但会过去，类似忘掉。就像海的含义是什么。海的用处是过去。海总是深，或高，水基本是蓝色的，要是从海底（通常，那里没有光线抵达）仰望，海的厚度无法感知。要是一条深海石斑鱼还冒着一些传统的泡泡：它们总在上升中幻灭，在一个跋

中。要是它们是你。假设我们就是。

过去的海，现在，这里。有些是海上的漂浮物。有时是一些忽明忽暗的漂浮物，在光线下忽闪忽灭。剩下一个是海，那种整体的巨大与边界的模糊。腓尼基人曾驾船队绕了一圈非洲。腓尼基人发现了不属于他们的非洲大陆，他们是紫色的腓尼基人，他们没有定义非洲，这些土包子，他们找到了一些可爱的字母。海上来了几个（二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近似于无限）紫色的人，我们要跟他们火并吗。不不，贸易时刚刚开始，纯粹的内耗只会催化事物变化，他们腓尼基人会消失。紫色既然已经存在就不会消失。腓尼基人消失了。现在，腓尼基人消失在过去寥寥的海洋贸易中，留下的只是一片海。而海在形成后原本就一直在那里，成为海被知道的样子。海的移动异常缓慢。这样，我们就模模糊糊知道，那里便是海。我们的记忆在那里。现在，这里，那里，有些是已经过去的海，它们几乎没有重叠部分。重叠的是我们，当我们在一起，我们常常对着海发誓说，这比契约还重要。但也会过去，我们。在过去（旧社会），我们主要待在山顶凉快的寺庙中，沉思和醒悟，除了吃喝拉撒睡，撞钟，念经，就是重复吃喝

拉撒睡，我们像和尚那样动作极少，六根清爽。但我们知道。但我们早就知道，既然海在过去，现在也就已经在过去，它们不冲突。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知道的。知道我们。我们治疗我们。我们有时真的只是我们以及常常只是我们的中的一个。因此，我们会说，愉快就好。要是真的愉快我们就好了，一切也就好了。这跟誓言没有两样。只是这两样都有待完成。在山上，我们能做的事越来越少了。从山顶远远看去，我们担心那里，在那里的海是否已经在过去，快还是慢。但我们知道，并且让我们放心的是，只要海在那里只要一直在，那里便一直是海，我们有时（在洗一个杯子）总在错误地认为我们也是事实的一种，既然海在过去是一种事实。这让我们变得没那么担心，在过去，誓言几乎是可靠的。

海在过去，现在。有些还在过去中向前，在一直现在。有些则像船落下帆停靠在港口不动，似或就是平静的海，那里有一些零星漂浮物迟早会被冲上岸。有人在沙滩上散步，但大多数海滩在我们看来只是空着。海也是。它的作用是提供云，稳定球体的气候变换，绝大部分时候它也只是空着，一边过去，时而涌出几个浪花。几乎可以忽略不

计的浪花，掉在水中，消失，我们现在习惯地认为这也是一种过去的方式。至于消失后去哪儿并不是我们关注的内容，那太抒情。现在，过去的海在过去正在过去。

这是海的过去。

绝对。

过去总是昏沉总是在过去总是绝对，过去了不再返回。

这过去便是故事。

是历史。

浪花。

一些白色的脏乎乎的浮沫漂在水面上，短暂的浮沫。

有些是纯白色的。

透明。

我们也是。

过去，或过去的现在，在亚利桑那州州南部的图森，格蕾丝住在那里。她从没见过海。

格蕾丝的丈夫贝弗雷德是一个当地的水管工，他每天开着他那辆皮卡出门干活，他和格蕾丝很年轻就结婚了，他们住得很近，从小格蕾丝和贝弗莱德在矮脚鸡街区长大，他们都没去过海边。格蕾丝和水管工丈夫贝弗莱德一直住

在图森，一个常年不下雨的荒漠地带，他们认识不久就在附近的教堂结了婚。几十年过去了，格蕾丝没有生育子女，她觉得这也没什么。贝弗莱德觉得这本来就没什么，他喜欢过这种简单的日子，每天贝弗莱德会带着一大瓶咖啡出门，开着他那辆老式皮卡去修水管，那瓶咖啡是每个早晨格蕾丝太太亲自为她煮的，用他们结婚时他家送的那部红色咖啡壶在火炉上煮好后灌装进瓶子，贝弗莱德觉得没有去过海边也没什么的。他经常对格蕾丝说就像他们也没有子女而这么多年也就这么过来了不是也挺让人愉快的吗。什么是愉快。格蕾丝说，她一辈子没有一天是愉快的，除了年轻时去网球场练习网球的路上，那是她十七岁。格蕾丝这时就不说话。她喜欢不说话是真的。这一点跟丈夫贝弗莱德也是一样的，他比她话头更少些，但贝弗莱德干活很卖力，这一点街区里的人都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要是少了像贝弗莱德这样一个趁手的水管工有时他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很少见到结婚后的格蕾丝，因为格蕾丝在婚后几乎很少出门，她变得越来越肥胖。格蕾丝喜欢待在矮脚鸡东街最边上的这幢房子里，是格蕾丝的父母留给她的。格蕾丝在这个屋子出生，在一个雨天，她一直住着，格蕾

丝想过了，以后一直到最后她格蕾丝会一直住下去。她格蕾丝先是小格蕾丝，后来是格蕾丝，格蕾丝小姐，后来成了格蕾丝太太或贝弗莱德家那口子什么的但她觉得她始终无非还是格蕾丝，她很喜欢格蕾丝这个名字，格蕾丝叫格蕾丝·格蕾丝，尽管她没有去过海边而且图森几乎常年不下雨，这有时让格蕾丝在一大早起床后便会感觉气闷，在她每天早晨的祈祷以前。她总是一大早就起床，拖着沉重的肉身下楼来厨房给丈夫煮咖啡。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水管工贝弗莱德病了，他可是从来没生过病。贝弗莱德身体一向很好，他要是有什么小毛小病他也不会说出来。这就是不说话的好处。格蕾丝从小就喜欢下雨，因为她是在雨天出生的。结婚那天当地正好下雨。她和水管工贝弗莱德在街角碰见也是在一个秋天的下雨天，那天是她生日，格蕾丝走去网球场，她记得她第一次跟贝弗莱德见面是在教堂的唱诗班上，那会儿她们实在还很小，格蕾丝太太这会儿似乎有些记不住了，一大早，她便坐在厨房的凳子上冒起烟雾，她打开收音机，格蕾丝是这样的，每个早晨她都得祈祷一次，她认为一天祈祷一次是不够的。格蕾丝每个晚上睡觉前还会进行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祈祷，不过那

会儿她已经躺在床上，两只室内便拖鞋端正地摆在刨眼下。格蕾丝从不会忘记这件事，她不会忘记按时祈祷。格蕾丝很早就知道事情都会过去，但她还是会一直和丈夫住在这里。她总在祈祷。要是下一场雨就好了。下雨让人愉快，这是毋庸置疑的。或丈夫贝弗莱德在天黑前准时回家。这会儿是清晨，天还没全部亮开，格蕾丝坐在厨房，守着炉火，不知道怎么就想远了，恍惚想起了海。她叹了一口气。格蕾丝听见了。她在叹什么呢。格蕾丝不觉得海有什么可叹气的，她想，这两天水管工一直躺在床上不下地，也许可怜的贝弗莱德真的病了。真是太可怜了。格蕾丝心里想着，要是下一场雨就好了，一切便又会好起来。格蕾丝从来都相信这个，她相信祈祷有时真的灵验。格蕾丝和丈夫贝弗莱德会一直住在图森这个干燥的地方，她常常祈祷贝弗莱德不要总是带一些什么灌木丛，钉子，捡那种路边的废铜烂铁回家，她从小就喜欢简洁，喜欢让屋子保持干净简洁，一个人来到世上光溜溜的来到一个叫家的地方，也就是矮脚鸡东街最边上的这幢屋子，格蕾丝有时会想一想这个。现在，咖啡壶已经在发出那种嘶嘶的水泡声，格蕾丝一直很喜欢贝弗莱德家送的各种小礼物中的这一件，她

现在觉得有些疲倦，她想起去水缸里趟一会，不过那得是在给病人贝弗莱德端去咖啡后，她自己并不喜欢喝这种颜色的水。还有祈祷也是没法拖延的。

但过去只是一些故事，历史，或忽明忽暗的一片海。格蕾丝对已经过去的日子感到满意，她没有对任何东西有埋怨，格蕾丝现在太胖了，也没有后悔，那是没有用的。格蕾丝想，就连难以避免的各式各样的遗憾也是没有的，格蕾丝一开始和丈夫贝弗莱德在一起就认为他们会一直在一起，直到有什么东西一定要把他们分开。对这种事格蕾丝也就想想，她很少想事，事都是一个人空想出来的，它们不是事实。在格蕾丝看来世界只有一个事实，那便是它一直在动。这里，那里，而不是只待着。这也只是想想。格蕾丝喜欢下雨，要是不动，就没有下雨这件事。就没有过去。也许本来就没有过去，格蕾丝很少去想这些事，每天，她喜欢的是给水管工煮咖啡，送走贝弗莱德后，她会单独吃点早餐，听会儿本地教会的广播节目，接着准时上楼去睡觉。在格蕾丝的卧室有一个小窗户朝着后院，她很讨厌那几只常来院子闹腾的野兔。兔子的繁殖正常来说很迅猛，但它们来来去去就那几只。都不知道它们是第几代兔子了，

在格蕾丝小的时候，她会去后院的池子里游泳，那几只兔子就已经在那里嬉闹，斗殴。兔子和兔子是一样的，看不出多大的区别。格蕾丝的丈夫贝弗莱德有时问她晚餐想吃兔子肉吗。水管工贝弗莱德什么都好，就像街区里的人们

夸赞的那样，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是贝弗莱德总是像一只松鼠那样不停往家里搬回那些废铜烂铁。那些东西第二天格蕾丝总是要花些时间去丢掉，让隔天来一次的垃圾车一并拖走。这也没什么，这至少让格蕾丝有了一个出门的理由。可怜的贝弗莱德，他整整在床上躺了两天了，嘴上哼哼唧唧的，格蕾丝又听见他在楼上喊，让她快些把咖啡端上楼去。格蕾丝从凳子上缓缓站起来，顺手把烟头掐灭在餐桌上那只蜂鸟烟缸中。那也是格蕾丝和他结婚时贝弗莱德家送的小礼物。几十年过去了，它一次也没摔过，待续。

续。

对于那些已过去的，我们有良好的习惯，趋于稳定与接受是我们总在治疗我们，有时沉没。时而也会浮起，泛滥。一些海面上的零星漂浮物在那里。或始终单独的一件在那里，上午的海忽明忽暗，在过去，有时只是遗憾。憾事常在，我们有时叹气说仿佛忘了有因果关系这回事。仿佛我们也

是真的，而有时总在现在。

现在大。宽泛，而过去是它的其中一种近义表达。比现在稍暗的一种现在是过去。并且与过去一样现在也在过去是过去的一部分。这很奇怪。我们总是奇怪（从斜对面看过来）。海平躺在那里，而我们在哪儿。一个人没见过海，她就不知道身在哪儿，格蕾丝从小就这么想。格蕾丝在图森长大，那儿是荒漠，格蕾丝太太现在真的希望每个星期都能下一场雨水，几个雨滴也行。她喜欢干燥，但格蕾丝太太觉得下雨是必要的，图森一种常年无雨的地貌，这非常影响人，是真的，格蕾丝坐在厨房想，她总是想得很慢极慢，几乎没有相应的位移。格蕾丝望着炉火上的咖啡壶，常常忘了在想些什么是什么，那些又是什么。是关于什么呢，格蕾丝常常想起这实在是一件累人的事。想事情，太深的一些东西总是需要力气去想。格蕾丝常常望着这只她和水管工贝弗莱德结婚时他家送的咖啡壶，或这只蜂鸟陶瓷烟缸也是，或有时心不在焉望着窗外，她完全没在想。只是望着反复望着他们在一个雨天结婚时贝弗莱德家送的这个咖啡壶，或这只蜂鸟陶瓷烟缸，或有时心不在焉望着窗外她完全没在做思想上的运动。格蕾丝从小动作很少，

除了下雨时去网球场练习发球。时而格蕾丝也想起从未到过的海边。这是她倒是总在想起，每次都会想上一小会。每次还没想清楚就不想了，格蕾丝总是会停下来，准时祷告。格蕾丝很早起床，有时天还蒙蒙亮，图森的天空很干净，即便天还没亮开，那天空很明亮，蓝蓝的，这让格蕾丝总在想起还有海这种东西。不，是事物。海是巨大的，而厨房很小。它们作为地貌肯定有很大区别。现在每天很早从床上爬起来的格蕾丝太太，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下楼来厨房，给丈夫贝弗莱德煮咖啡，他太可怜了，这两天病了，一直躺在隔壁房间的床上哼哼唧唧的，也不知道病得重不重。水管工贝弗莱德可是从来不生病的。格蕾丝现在坐在凳子上冒着缭绕烟雾，安静坐着，望着这个红色的老式咖啡壶，或端在手上的这只蜂鸟形状的烟缸，或有时只是心不在焉打开窗，望向窗外（那里有一个枝叶茂密的灌木丛，是有一年贝弗莱德用他的老皮卡拖回来的）。贝弗莱德喜欢研究植物。年轻时，他们常常去不远处爬山，从窗户远远看去，格蕾丝看着他们以前爬过的那几个山峰。不过这都过去太多年，有几十年，这些年来，格蕾丝几乎都待在矮脚鸡东街的这幢房子里没有出门。她们结婚早。格蕾丝

和水管工丈夫贝弗莱德一直没有生育，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格蕾丝觉得过这种没有子女的清静日子也是一种过法，并且她觉得挺好。格蕾丝有时觉得这应该是一种遗憾，她很会疗愈自己，格蕾丝觉得不去想这种事的话就没有这种事。这是在写小说吗。格蕾丝很少看书。除了那本深蓝色封皮的当代简化版英文圣经，格蕾丝差不多没看过别的书，除了那些日用品上的说明文字。她很喜欢一个字一个字读那些说明文字，它们总是说的很清楚，读它们时总像是在对着这件产品祈祷。格蕾丝每天都会读一会这本蓝皮书，这有助于她的睡眠。不像丈夫贝弗莱德一着床就呼呼睡着了，格蕾丝太太现在的休息越来越差，她总是很早上床睡觉，很晚有时第二天早晨天都快亮开了也没入睡。那时格蕾丝太太必须起床了，这个水管工贝弗莱德是一刻也离不开咖啡的。格蕾丝很喜欢这个丈夫，她第一次在教堂里见到这个小水管工就知道他们会结婚，搭伙住在一起，没想到是真的。那些过去的日子似乎是真的。这真的没什么可想的。格蕾丝想，过去的都已经过去，她和贝弗莱德也会过去，就像海也在过去，会过去，这是一件非常顽固的事，格蕾丝太太在她十七岁时就知道这件事一定是这样的。丈

夫贝弗莱德原本可以成为一个橄榄球运动员，格蕾丝现在很喜欢他每天出门去修水管的样子，贝弗莱德的工具袋里的各种扳手啊钳子啊什么的一闪一闪的，格蕾丝很喜欢。水管工总是能每天准时回到家中，这一点格蕾丝真的很喜欢。丈夫贝弗莱德不在家时，格蕾丝感觉屋子里仿佛少了一件东西，她很喜欢把屋子整理得干净明亮，这样，格蕾丝便会打开收音机，听一会本地教堂的广播，格蕾丝准时会开始她简短的祈祷，希望贝弗莱德能每天准时回到家中。剩下的时间格蕾丝会在屋子里走来荡去，在她还没那么胖以前，格蕾丝总是很勤快。不过现在她很少活动了，这些年来除了去倒垃圾，把丈夫捡回来的废铜烂铁各种小玩意都到前院的垃圾桶里以外格蕾丝真的邻居们造成了一种困惑，那便是格蕾丝太太像个女巫婆一样从不出门，而且还会在夜晚发出猫头鹰的恐怖叫声。这让街区的孩子们总是不愿意来矮脚鸡东街溜达。不过还好，丈夫邻居们都非常丈夫贝弗莱德，他人老实，又勤力，尽管说话磕磕绊绊的，但修水管这种事并不像搞汽车推销的，细心，不嫌脏就可以了。格蕾丝太太想起这些就觉得累，这都是些什么事啊，格蕾丝常常想，每天她不是在想出门干活的丈夫贝弗莱德

便是偶尔也会想想下雨这件事。也许图森最近实在太少下雨，格蕾丝一大早起床便会想起这件事。格蕾丝是真的喜欢下雨，她在杂物间里有一个小玻璃鱼缸是修水管工的捡回来的。格蕾丝常常想，要是哪天下雨，她就用它接上一缸天落水，这样他们就可以养上一两条那种贝弗莱德很喜欢的热带鱼。两条是合适的，格蕾丝觉得，更多的话似乎就有些挤了。这件事格蕾丝在有时真的下起雨时不知道怎么就没想起来，这真的让格蕾丝太太觉得奇怪。天气预报上说，近期两个星期几乎没有下雨概率。而海里都是水，格蕾丝有时想。鱼群，以及那些形状奇怪的海洋生物只占极小的部分。格蕾丝把这些想起的事，一件一件都记在了她的日记里。

(再会)

張 羞

1979 年 12 月 3 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

詩集

《瀑布》(1~6)

《在沒有鳥以前》

《鯉鳥的俯沖》

《堤岸》

《鄉紳的經驗》

《二十首詩與一首絕望的歌》

《斷路器》

《白色旋轉發光大蘿蔔》

《下雪與舊社會》

《坍縮》

《扭曲的意圖》

《山水畫框》

《過去的海》

長篇

《散裝麻雀》

《百鳥無踏》

《釋放一種藍色》

《鵝》

《敘述和抒情》

《瀑布：大寫、在社會主義、竹林與玄談廟》

《茱迪與她的馬匹往前走了十米遠》

《玄談廟》

《聖·張長衫的講述》

《自傳：昏厥與返回》

《雲雲》

《在屋子裏遊蕩，象棋》

《圖森》

《裴》

《派拉礮頭》等。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 Sean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